

白云山战斗：

# 拉开第二次反“围剿”作战序幕

■薛闰兴

1931年5月，经过隐蔽待机20余天的红一方面军，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挥下，果断抓住国民党军“围剿”部队脱离阵地的有利时机，采取集中兵力、择弱而击、运动歼敌的战法，实现第二次反“围剿”的首战告捷，拉开第二次反“围剿”作战的序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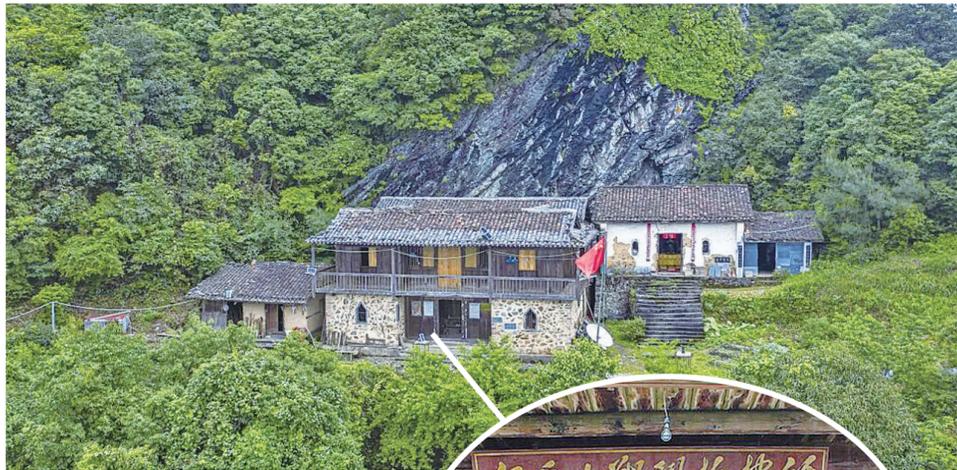
## 扬长避短，全面做好应战准备

1931年2月，蒋介石任命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“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”主任，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“围剿”。3月27日，何应钦下达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。4月1日，国民党20万大军分4路大举进犯。鉴于第一次“围剿”因轻率冒进而惨遭失败的教训，敌军此次“围剿”以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相互配合，采取小部队游击侦察、大部队随后向前推进、逐地占领“驻剿”等战术，配合实施欺骗宣传、经济封锁、恐怖统治、策反拉拢等手段，企图扰乱我后方，造成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，进而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，摧毁中央苏区。

毛泽东针对敌“力量虽多但弱点不少，指挥不统一，官兵不一致”等实际，指出红军拥有“上下团结、求战情绪高，群众拥护、仇恨敌人，熟悉地形、占据优势”等有利条件，坚持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，全面展开反“围剿”作战准备。红一方面军及时发出关于加强反“围剿”准备工作的训令，细致部署政治动员、作战指挥、军事训练、给养补给、伤员收容等工作，坚决实行“坚壁清野”政策，深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反“围剿”作战，全面整编、训练地方部队、赤卫军和少先队等武装，广泛开展抗敌、堵敌、截敌、袭敌、诱敌、毒敌、捉敌、侦敌、饿敌、盲敌等游击战术训练，为打破敌第二次“围剿”创造了条件。

## 权衡利弊，精心选择首战目标

面对兵力近7倍于我的国民党“围剿”部队的大举进犯，首战打谁、在哪儿打、怎么打，是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战役全局胜负的关键。在红一方面军官兵中，存在“先打强敌还是先打弱敌”“打擅长的运动战还是打不擅长的攻坚战”等不同意见，毛泽东认真分析4路“围剿”之敌兵力规模、武器装备、兵士士气、作战特点等情况，认为国民党第5路军虽是“围剿”主力，但其初入南方、人地生疏、水土不服、惧怕红军、士气不振，且该敌所属5个师均为杂牌师，战斗力不强、不擅长山区作战，选择敌第5路军作为初战目标对我运动歼敌有利，具有较大的取胜把握，可实现初战必胜的目的。在毛泽东、



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小塘镇的白云山战斗指挥所。

朱德等一再坚持和耐心说服下，红一方面军改变了第一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中先打强敌的做法，将首战目标定为“拼凑而成”的敌第5路军第47师和第28师，决定先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脱离阵地之敌于运动中，力求初战告捷，进而顺势向东横扫，打破敌第二次“围剿”，为下一次反“围剿”作战营造有利的战场态势。

## 隐蔽集结，秘密潜伏 慎重待机

国民党第5路军兵分3路向中央苏区进攻，其右路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向富田推进，中路第43师沿潭头、白沙方向两线向东固平推，左路第54师向藤田方向进犯，后续约2个师兵力负责维持交通、巩固后方。至4月7日，敌右路“围剿”部队占领富田和固陂圩。由于敌军惧怕再步第一次“围剿”作战中张辉瓒部孤军冒进之后尘，心生胆怯，不敢再向中央苏区进犯，遂就地修筑堡垒。其他两路“围剿”之敌也以大雨冲垮道路、桥梁等为借口，坚守阵地和工事迟迟不动，企图固守自保。

为潜伏待机、运动歼敌，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余人先后秘密转移到离敌第5路军指挥部只有20公里的龙冈、上固、东固区域集结，总部同时迁到东固的敖上村。此时的东固处在敌第5路军的三面环绕中，且距离西、北、南各路“围剿”之敌分别仅约20千米、10千米和30千米，但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余人在群众掩护和部队自身防护下，俨然形成一张严密信息封锁网，依然紧张有序地加紧进行临战训练，近在咫尺的敌军未曾得到我军任何消息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敌军依然按兵不动。在敌不动我则无歼敌有利战机的情况

况下，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求战心切，要求主动出击、快打速打。为此，各级及时展开教育以统一思想，要求部队一定要秘密潜伏、耐心等待敌脱离阵地的有利时机，确保运动歼敌、一击必成、首战必胜。

## 抓住战机，速战速决 运动歼敌

5月13日，在何应钦的严令催促下，敌第5路军右翼第28师、第47师1个旅脱离富田阵地，兵分两路向东固进犯。红军总部侦察获悉，第28师将经中洞、头陂向东固推进，第47师一部将经九寸岭、观音崖向东固推进。红一方面军在东固山区持重待机20余天，终于等到敌脱离坚固阵地的好时机。5月14日和15日，红一方面军总部相继下达攻击富田的命令和补充指示，决定采取迂回侧击、正面迎击、阻击援军等战术手段，集中兵力歼灭敌第5路军第28师及第47师一部。16日拂晓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西进途中，前卫特务连同敌第28师先头遭遇，展开了激烈的遭遇战，坚决阻止了敌军前进的步伐；清晨，毛泽东、朱德登上

白云山指挥所。随后，中路红3军主力乘敌第28师后尾全部离开中洞时，居高临下对敌实施猛攻。敌军在我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下顿时陷入混乱，大部被歼，残敌惊慌失措、纷纷溃逃。右路红4军、红64师兵分两路抢占了九寸岭、观音崖两处隘口，在向富田攻击前进过程中乘势歼灭敌第47师1个旅大部。左路红3军团、红35军迅速穿插迂回至固陂圩，于16日夺控敌第28师兵站，进占富田。

白云山战斗，红一方面军歼敌第28师大部和第47师1部，缴获长短枪5000余支、机关枪50余挺、火炮30余门，俘获敌第28师无线电队全部人员和器材，为中央苏区同党中央建立电讯联络奠定物资和人才基础。此次战斗是红军在第二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中打得最激烈、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战斗，为后续“七百里驱十五日”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的“向东横扫”四战四捷作战营造了有利的战场态势，也为彻底粉碎国民党第二次“围剿”奠定胜利的基础。

## 史说新语

1943年5月24日凌晨，胶东大地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。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日军自诩为“鲁东第一大碉堡”的蛇窝泊据点轰然倒塌。这座日军耗费5个月时间、征调2000余名民工修建的“铜墙铁壁”，在八路军胶东军区第13团攻坚下，仅20分钟便土崩瓦解。这场战斗不仅粉碎了日寇对胶东根据地的封锁野心，更成为抗日战争中军民智慧与勇气的经典写照。

蛇窝泊位于栖霞、莱阳、海阳三县交界处，是胶东半岛东、西海区交通的一个关键节点，战略地位比较突出。1942年，日军在蛇窝泊修建了长20米、宽15米、高13米的4层水泥结构碉堡，并在碉堡外挖设3米深壕沟，外围架设铁丝网与鹿砦，配备轻重机枪、掷弹筒等武器，令日伪军120余人驻守于此。敌人曾嚣张放言：“别说打呀，叫八路来拆也得拆两个月！”蛇窝泊据点建成后，敌军以此为依托，不断骚扰“蚕食”我胶东抗日根据地，阻断物资运输，成为胶东军民的心腹大患。

1943年5月，为打通东、西海区之间的交通和保麦收，防止敌人掠夺粮食，八路军胶东军区下达在麦收前必须拔除蛇窝泊据点的指示。胶东军区第13团3营负责主攻任务。面对缺少重武器的困境，战士们用棉被浸水覆门板制成“土坦克”，以厚木板包裹棉絮制成“土防弹衣”，更设计出可抵近爆破的移动盾车。由于蛇窝泊据点工事坚固，八路军当天未能将其攻克。次日，第13团组织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，讨论作战方案。会议决定改变战术，以碉堡附近民房为依托，派突击队掘地道，抵近碉堡实施爆破。5月24日2时许，总攻号角吹响。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，运用炸药成功将碉堡西墙、大门和西北角炸毁。十几名战士趁硝烟未散，冲进碉堡底层，对上面的敌人发起政治攻势，劝其缴械投降。敌人仍负隅顽抗，拼命往下扔手榴弹。为尽快结束战斗，战士们点燃杂物，对上面的敌人实行“火攻”。烈火使敌人停止了顽抗，争先恐后逃出碉堡，举手投降。此战，八路军共毙敌44人，生俘伪警察所长及伪乡长以下81人，缴获长短枪40余支、子弹1000余发。尤为可贵的是，八路军仅战伤1名排长负轻伤。当朝阳升起时，这座日寇吹嘘的“鲁东第一大碉堡”已化作满地瓦砾。

80余年时光流转，这场战斗沉淀的智慧愈发清晰。蛇窝泊战斗的胜利，是毛泽东“持久战”思想的生动实践。胶东军民因地制宜的创新——从海阳地雷战到栖霞“土坦克”，彰显了群众智慧的力量。此役后，胶东根据地东西海区连成一片，为1944年局部反攻奠定基础。这场战斗日寇拥有先进装备，却因脱离群众沦为“聋子瞎子”；而八路军扎根人民，用简陋的武器装备摧毁了“钢铁堡垒”。

■马忠达 赖隆超

# 「鲁东第一大碉堡」覆灭记



##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

# 短兵相接 寸铁寒芒

——中国古代兵器之匕首

■曹波

匕首是一种以直刺为主、兼具砍杀功能的近战短兵器，首形类匕（古代舀取食物的用具，类似现代的羹匙），故得名。匕首在古代兵器中不占主要位置，但因其短小精悍便于近距离搏斗，亦可防身自卫，成为在火器普及后继续被使用的少数冷兵器之一。

早在石器时代，远古人类就已制作出石、骨等多种材质的匕首，作为宰杀牲畜或制作其他器具的工具。商周时期以后，逐渐出现青铜匕首、铁匕首。商朝时期的青铜匕首主要有两种结构，一种为柄与身合铸为一体，另一种是在青铜刃上另行加装木或骨质的柄。在中国先秦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匕首，柄部大都铸有精美的花纹，有的还镶嵌绿松石。周朝以后，匕首不仅运用广泛，而且在北方草原地区形成直刃短剑和曲刃短剑两大系统。商周以后，匕首的主要形制再无颠覆性变化，更多的变化体现在材质、装饰、局部设计及文化融合影响上。比如，晋朝以后，受少数民族刀剑形制影响，匕首的柄首呈环形纱帽状，并在握持处装有加重器。唐朝受丝绸之路影响，匕首柄首纹饰上呈现西域风格。

早期的匕首多为近战防身、暗杀突袭之用，也有在其刃部淬以毒药、刺及人身即能致死。战国时期，荆轲受燕国太子丹之托行刺秦王。他所用的匕首“以药淬之”，相传见血封喉、中者立

毙。历史上，与匕首有关的历史故事还有曹沫劫盟。春秋时期，曹沫在齐鲁会盟之时，手持匕首成功劫持齐桓公，迫使齐桓公归还鲁地城地。

汉朝时期，匕首开始作为军队作战的辅助兵器，与长剑并用。东汉初期，东汉将领邓遵大败匈奴，一次性缴获剑和匕首二三千柄。蜀相诸葛亮曾“作匕首五百柄，以给骑士”。唐朝时期，匕首十分盛行，唐传奇和唐诗中都有关于匕首的描写。“少年学剑术，凌轹白猿公。珠袍曳锦带，匕首插吴鸿。”李白在《结客少年场行》一诗中，塑造了一个剑术高超、佩戴匕首纵横江湖的少年侠士形象。可见，这一时期匕首以其独特功能受到兵家武士所喜爱，还成为侠士的标志之一。宋朝以后，匕首在战场上的使用减少，逐渐演变为武术器械，但其并未丧失军事用途，甚至有部分匕首演化为火器枪械用“刺刀”。如今，除刺刀外，匕首仍活跃于军事舞台，其在军事上的主要用途为近距离搏击，也是野外生存工具。匕首作为一种能刺能砍的两用兵器，在近距离搏击中有着枪械不可替代的优势，是特种兵的标配之一，可用于多种特种作战任务。此外，由于极易携带且可以用来披荆斩棘、开辟道路、搭建帐篷、宰杀野味、掘取坚果等，匕首成为军人长途行军和越野训练时的必备工具。



西汉时期的嵌金片花纹铁匕首。

# 双肩托起火线桥

■饶锦涵 贾昊

沂蒙红嫂纪念馆里，陈列着一块布满岁月痕迹的门板，向参观者静静诉说着沂蒙红嫂以身架桥的动人故事。

1947年5月中旬，孟良崮战役在山东沂蒙山区打响。战役发起前，沂南县艾山乡妇救会长李桂芳接到一项紧急任务：5小时内要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，以保证进攻部队顺利通过。

面对近20米宽的河面和齐腰深的河水，李桂芳心里犯难，村里当时既没有架桥材料也没有能工巧匠，只有一群留守的妇女老幼。时间紧、任务急，李桂芳立即召集村里的妇女。经过群策群力，大家敲定了主意：没有木板就卸门板，没有桥墩就人肩扛，人手不够就挨家挨户地联络附近各村留守的妇女。天黑之后，32名妇女带着自家的门板来到汶河岸边。在简短的动员后，李桂芳根据大家的身高进行分组，然后个头高的站中间，矮一点的站两边，在岸上试搭起一座“人桥”。之后，她们又下到河里进行试验，确保万无一失后，上岸静静等待部队到来。

21时许，华东野战军某部一支先头部队急行来到河边。“架桥！”随着李桂芳一声令下，妇女们肩扛门板跳进河水。一座“人桥”很快出现在战士们眼前。见此情形，战士们都不忍心上桥。由于战场敌情瞬息万变，要取得胜

利，行军路上每分每秒都耽误不起，也耽误不得。

“时间就是胜利！时间就是保证！快过桥！”李桂芳和妇女一起朝着河边迟迟不动的队伍喊道。于是，战士们在带队领导率领下，双队变成单队，轻踩慢跑尽量走中间。

暮春的气温虽已转暖，夜晚的河水却凉气袭人。桥下的妇女们咬紧牙关坚持着，肩膀压疼了，就用双手托着；腰挺酸了，就弯下身子弓着背驮着。就这样，在1小时左右的时间里，整支队伍从这座“人桥”上通过，火速奔向孟良崮战场。

任务结束后，32名妇女带着门板各自回家。在她们看来，这件事没什么可炫耀的，于是谁也没多提。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，《红云岗》剧组到临沂体验生活时，这件事才被剧组创作人员知晓。由于时间的流逝，这32名架桥的妇女中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可她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。

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，勤劳朴实的沂蒙妇女在党和人民军队身上看到了光明和希望，她们因党的教育而觉醒进步，因翻身解放而光彩照人，因战争洗礼而忠贞坚韧。在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，在前线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她们毫不犹豫地扒下房屋上的干草喂



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里的“女子火线桥”雕塑。

军马，找出珍贵的陪嫁布匹做军鞋，拿出仅有的粮食献给子弟兵，送子送郎上前线。她们中许多人只留下像“张大娘”“李大嫂”“段大姐”这样简简单单的称呼，却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“沂蒙红嫂”。

沂蒙红嫂的事迹像滔滔不尽的沂河水，说不完、讲不尽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，沂蒙妇女共做军鞋315万双、军衣122万件，碾米磨面11716万斤，救护伤员5.9万余人，掩护革命同志9.4万余人，用生命和热血支援革命，用肩膀与男人们共同撑起战争的胜利。

如今，“沂蒙红嫂”早已不再是一

个人、一个群体，而是成为爱国奉献的代名词之一。她们不仅是支前模范“沂蒙六姐妹”、乳汁救伤员的明德英、精心抚养革命后代的“沂蒙母亲”王换于，还是新时代下的“沂蒙新红嫂”于爱梅、“最美兵妈妈”朱呈睿、“沂蒙扶贫六姐妹”……她们展现的“爱岗敬业、忠诚坚韧、勤劳勇敢、无私奉献”的红嫂精神，像一条永恒的河，淌过历史的天空，漫过记忆的河床，流向远方，流向未来。

## 链接历史